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青春小说

小说月报·原创版

精品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精品丛书

小说月报·原创版

《小说月报·原创版》编辑部编

青春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月报·原创版》精品丛书·青春小说/葛水平等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306-5714-0

I. ①小… II. ①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2206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78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字数 305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7000 册 定价: 36.00 元

前 言

这部《儿童心理学教学参考资料》主要是为了配合朱智贤教授编著的高校《儿童心理学》教科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修订版）的教学需要而编选的。多年以来，很多高校儿童心理学教师不断提出这个要求。因为各地高校儿童心理学教师一般人数较少，资料也不多，这给教学工作带来一定困难。如果能在现有条件下，编选一套配合教学需要的参考资料，将会对提高教学质量、扩大学术眼界有一定帮助。

由于上述原因，高校儿童心理学教学研究会1980年在北京开会时，决定编选这套资料，并商定编选的原则、内容及分工等问题。1981年夏在桂林开会时，讨论了各册的篇目内容及补充修改意见。1981年冬对各册内容初稿作最后的审定，并交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参考资料共六个分册。编选时注意：（1）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2）体现“百家争鸣”“洋为中用”的方针，适当介绍当代国外儿童心理学的流派和情况；（3）更多地选用我国儿童心理学工作者具有一定质量的理论论文和实验报告；（4）注意选材的均衡性（每册15—20万字）。并在必要时，组织撰写或翻译某些新的资料。

这部参考资料是国内九所高等师范院校的同志集体协作的成果。由朱智贤教授担任主编。各分册的编选人是：

第一分册：儿童心理发展的基本理论。

钱曼君、吴凤岗、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

第二分册：儿童心理学史论丛。

钱曼君、吴凤岗、林崇德（北京师范大学）

第三分册：三岁前儿童心理的发展。

李长岷、彭新鼎、陈志君（西南师范学院）

王恒生（哈尔滨师范大学）

第四分册：幼儿心理的发展。

丁祖荫（南京师范学院）

李山川（安徽师范大学）

第五分册：小学儿童心理的发展。

周镐、鲍碧君（华中师范学院）

姚平子（陕西师范大学）

第六分册：青少年心理的发展。

李怀美、赵恒泰、檀秀春（天津师范学院）

吴靖、史莉芳（北京教育行政学院）

这部资料，不但可以作为教学参考之用，而且也可供广大心理学工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者业务学习之用。

由于这是一部资料性的读物，也由于编者们的水平和编选时间比较仓促，它一定会存在很多问题，如材料不够完整，水平不齐，少数译名不统一，以及某些论文内容的重复等。希望使用和阅读本资料的同志，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

全国高校儿童心理学教学研究会

1982年2月

目 录

.....

001	上海,我的青春和爱情	阿 益
051	死于花瓣中的女孩	曾明了
071	青春期	朱日亮
102	预言	查可欣
143	女人制造	孙 瑜
193	想飞	邱 禾
229	我为谁守身如玉	宋潇凌
272	一时之间如梦	葛水平

上海,我的青春和爱情

□ 阿 益

二十八岁那年,我陷入了无边无际的迷惑中。说不清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只是常常觉得生活是那么无趣,总想找个借口逃离。恍惚之间,就像又回到了以前,那时常有这种感觉。我有时也怀疑自己是不是太不知足。

怎么说呢?生活应该说对我不薄。从一所知名大学的商学院毕业后,曾迷茫过一阵,然后很顺利地是一家跨国咨询公司找到了一份还说得过去的工作,一直在那里工作着。工作并无什么有趣之处,但也并非不能忍受。人事关系和提升还算顺利,现在在公司做一个小头目,收入尚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算中等偏上。我在近市区买了一套两室两厅的住房,并交了首付款,每月两千多的按揭也不是问题。有一个长得秀气高挑儿的女友,也是大学毕业,在一家大公司工作,深受上司器重,看上去似乎也前途无量,我们正筹备着结婚的事。虽说还没有结婚,但我们已在外面租了套一室一厅的小房同居着,没有和父母在一起。那种几世同堂的生活好像是许久许久以前的传说了。每个周末我陪她去看她的父母一次,陪他们聊聊天,和他们在一起吃顿饭。他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生活,似乎也并不希望我们去得太勤。

周一到周五,上班,偶尔加班。下班后到住的地方附近常去的小饭馆顺便吃点什么,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借来的DVD,或者上网聊天,查资料。周末跟女友在一起,有时俩人一起去看看电影,泡酒吧。日子很有规律,也很符合时代的潮流。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典型的时代精英和社会中坚所应该拥有的。

每天早上,我挤上公司的班车,坐在永远是恒温的车厢里,跟同事们打了声招呼,然后看手中的报纸,或者转头看着外面的人流。外面是那么的喧嚣,骑自行车的,挤公交车的,行走的,男的,女的,中年的,年轻的,时髦的,朴素的,都匆匆忙忙,各自消失在自己的预定方向中。这时候,那种无边无际的感觉就出来了,就像是一种被什么东西狠狠击中一样,胸口莫名其妙地一阵疼痛,然后人就像坠入浓浓的烟雾中,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又在干什么。要过好半天,才慢慢缓过来。

这样的感觉没有办法跟别人说,就算是最亲爱的人,你也没有办法向她解释清楚。就像是你身上隐秘地方的胎记,只有你自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种感觉陪着我有好长一段时间,就像是影子,随时随地,无处不在。

2001年国庆节前夕,我带着这样的感觉出差到北京。公司的事情解决得很顺利,只花了一天多时间。回上海前,在机场等飞机时我给女友打了电话,告诉她自己可以赶在周六前回来和她一起过国庆。她在电话那头很高兴,说要我陪她去看正在上映的新片。我答应了。

这时候,机场广播通知说,从北京飞往上海的3523次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将推迟起飞,具体时间请乘客等候通知。广播里的小姐用甜蜜的声音连续播报了好几遍。我听到广播,有些丧气,但毫无办法,只得等待。坐在大厅里看了会儿杂志,看看手表,已经是晚上六点多,觉得肚子有些饿,便来到不远处的咖啡厅。

走进去,要了份咖啡和面包,找了个角落坐下来,一边看咖啡厅里提供的免费报纸,一边喝咖啡。不知过了多久,一个人走到我身边。

“可以吗?”她很客气地问。

我抬起头。是位二十七八岁左右的女性,穿了身深色的羊毛大衣,风度翩翩地看着我,眼角流出一丝微笑。我点了点头。她便坐在了我身边。用的是CK香水,很优雅的那种。我继续看着报纸,喝咖啡。大约过了那么几十秒,突然之间,像是被什么一下打中了胸口,我突然抬起头来,看着她。胸口一阵气紧,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的感觉,不由得大口大口地呼吸。我定定地看着她。她依旧微笑着看着我。

“周蕾?”我有些犹豫地说,试探着,像试图吹开被尘封已久的古董上面的灰尘,“是你?”

她笑着,依旧是那明媚的、吸引人的笑容。“还以为你认不出我了。我想看看,你到底要多长时间才能把我给认出来。”

我有些紧张地笑了起来。

“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当然不敢认。”

她问:“难道我变化很大?连你都认不出来了?”

“不是,真的是没有想到。你还是那样子,几乎没有变化。”

她笑了,“快十年了,还会没有变化?太夸张了吧?”

“八年。”

她看了我一眼,“是啊,八年。”

我坐在那里,脑袋又有些开始停止了运转,就像进了水,开始咕咕地响着,明显与现在的情形接不上了。我有些晕晕乎乎起来,不知道眼前这些是不是真的。咖啡厅里的音乐还是那么悠扬地回旋着,咖啡的香味还是那么诱人,但似乎又不像是真实的。

“你到哪儿去?”

“回上海。你呢?”

“到广州。”她说。

“出差?”

“出差。你呢?”

“到北京出差,回上海。”

头还在晕,不真实的感觉依旧涌来涌去。

“你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她看着我说,“只是变得更有风度了。”

“是吗?”

她继续说:“从来没有见你穿过西服。这件西服很适合你。比以前更有男人味了。好像也长胖了点。”

我笑笑,点头说:“比大学时重了二十多斤。”

她有些吃惊:“真的?那是重多了。”

我点头。

“本来早就看见你了,但不敢上来相认。后来看见你走进来买东西。看见你端咖啡的动作,才敢肯定。”

我笑了。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我端东西的时候,小指头总是习惯地向外跷

起来,这动作遭到过很多人的嘲笑,一直想改,但一直没有改过来。她也笑了,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下意识地伸手到口袋里掏香烟。一遇到紧张的事,我便要不由自主地找香烟。其实我已经很久不抽烟了。

“找什么?”她问。

我怔了一下。“哦,没什么。”我深深地吸了口气,看着她。“什么时候回国的?”

“已经半年多了。本来一直想跟你联系,可问了好几个人,都不知道你的踪迹,好像从世界上消失了一样。你大学毕业后很少跟同学联系?”

“不是,只是搬了几次家,电话号码总是在变。”

“结婚了吗?”

我摇头。

“一定有女朋友了?”

我点点头,“你呢?结婚了?”

她摇头:“没有。与男朋友刚刚分手。”

“哦,对不起。”

她笑起来,“与你有关系吗?”

我怔了一下。

“既然跟你没关系,干吗说对不起?”她说,“开玩笑的,别紧张。现在做什么工作?”

“一家公司混着。”我把名片给她。她接过去,认真地看看,小心地放进手袋里。然后看着我,说:“这么说,过得还可以?”

“还行,凑合吧。你呢?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她把身子往沙发里一靠,吐了口气。过了一会儿,说:“在美国待了七年,拿了工商管理硕士,后来被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招了进去,现在回来做北京办事处的首代。”

我说:“不错,你真的不错。”

她看看,没有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过了片刻,说:“你觉得我真的不错?”

我犹豫了一下,“按一般人看来,真的不错啊。”

她也点头,长长地叹口气,说:“是啊,应该不错吧。”她不再说话,只是待在

那里想着什么。

我也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静静地喝了口咖啡。

改编过的邓丽君的旋律在身边飘荡着。唱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许久没有说话。然后她有些犹豫地说：“你，这些年觉得怎么样？还可以吗？挺幸福的？”

我一时没有回过神，“什么？”

她说：“哦，没什么。”

这时候广播里传来小姐甜蜜的声音，告诉说航班已经就绪，请旅客们开始登机。我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

“怎么，你的航班？”

“对，已经延迟好久了。”

她看着我，仿佛还要说什么，但没有说，也站起来。

“再联系？”

“再联系。”我说，“打手机吧。”

她笑起来，“好的，手机。”

我走出咖啡厅，朝着登机口走去。她依旧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走进去的瞬间，突然觉得心里一阵发痛，被什么扎了一下。我回过头，她还站在那里。见我回头，她挥了下手，我也挥了下手，然后我走进去，融入人流中。

坐在飞机上，耳朵里是马达的轰鸣声。北京到上海有一个半小时。我闭上眼睛，准备小憩一阵。可一闭上眼，她的样子就浮在眼前。我叹口气，睁开眼。

旁边座位上的是一对小恋人，正在低声谈论着新出的什么原声大碟，是我没有听说过的歌星。我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我叫来空姐，要了杯咖啡。旁边的男孩看见我要，也要了杯。

女孩看我一眼，对他说：“晚上不要喝咖啡，对身体不好。”

男孩看看她，又看看我，把咖啡放到一边了。我笑了笑，继续喝自己的。

晚上不要喝咖啡？好像在好多年以前，也有个女孩子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但她常常对我说的是：“晚上不要吃糯的东西，对消化不好。”因为那时候我挺喜欢在晚自修后到学校旁边的大排档上吃点东西。

这已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二

十年前,我考进了上海一所著名的大学,学商科。大学四年是无忧无虑的天堂般的生活,无心无肝地玩乐着,直到毕业。

大学二年级,我遇到了周蕾。那是在一场学校免费的芭蕾舞演出上。来演出的都是上海芭蕾舞团的名角,有《天鹅湖》等经典剧目。因为是免费,所以看的人很多,学校只能通过限量送票的方式来控制人数。我从一位在学生会当头的同学那里搞到了一张,靠前面几排。但那天晚上刚好有老师找我商量一篇论文的事,他啰啰嗦嗦地和我谈话,演出已经开始半天了。等我赶到演出现场,找到自己的座位,但上面已经坐了人。

我弯着腰走过去,低声说:“不好意思,这位子是我的。”

她不自然地挪了挪身体,朝四周张望了一下。

大概是没有票混进来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实在想看一部片子,但又没票时,也是混进去再说。我看了看她。她有些不知所措。我笑了一下,看到后面几排边上还有个位子。我摆摆手,走了过去。

她扭过头来看看我,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冲她点点头。

节目大概演出了两个多小时。散场后,我正准备离去。有人在后面叫:“嘿,等等。”

我转过头,她挤了过来。

“嘿,”她说,“谢谢你。”

我笑了笑,“没关系。”

她和我一起走出去。

和她并肩走在一起,发现她并不高。我只有175公分的身高,但站在她身边,高了她近半个头。她大概160公分不到。不过长得很有味道,鼻子很挺,眼睛也大,头发随意地束在后面,生气勃勃的样子。她穿了身大大的、几乎将整个身子都盖住的休闲衫。

她说:“本来我也有票的。只是太靠后面了,看都看不清楚。看见你座位上没人,所以跑到前面来了。不知道你这么晚了才来。”

散场的人都三三两两离开了。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这时候是五月,校园的

夜色飘荡着淡淡的鲜花味道。前面的大操场上有恋人们坐着聊天亲热。风吹来，是微微清凉的。

“有事被老师抓住了。”我说，“本来很早就想来的。”

“哦。”

我们继续朝前走。来到路口，我停下来，看看她。

“你哪个方向？”我问她。

她看看，狡黠地笑笑。“你呢？”

我朝左边点点头。

“哈，跟你同路。”她说。

我有些怀疑。

我们继续一起朝我的宿舍方向走。

“哪个系的？”她问。

“商科，学管理的，大二了。”

“大二？嘿嘿，我也是。真巧啊。”

我不知道她说的巧是什么意思。

这时候已经到了我住的宿舍楼下。我站住，看着她，“我到了。”

她看看宿舍，有些奇怪：“就这里？”

“三楼。”

“哦。”她停了停，“谢谢你。”

“别客气。”

我们客气地道别。她转身离去，我准备进楼去。突然，她转身叫住我。

“嘿，忘记了。你叫什么名字？”她大声问。

“石泉。”

她停顿一下，说：“我叫周蕾。”

我们这就算认识了。

接下来大概有两个多星期，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直到那次到阶梯大教室看原版资料片，我们才又接触。那次放的是法国什么大师的探索片。我根本不懂，纯属凑热闹。

到了阶梯教室，已经是人头攒动，满满当地坐了无数趣味高雅的青年。我顺便找了地方坐下来。这时候片子还没开始。我无聊地四下扫描，座位旁边竟然

是周蕾。

我说了一声：“周蕾。”

她转过头来，眼睛一亮。

“嘿，你也来了？”

我笑笑，低声说：“我是来凑数的。人家送的票子，不好意思不来。”

她哈的一声，然后低声说：“其实我也不喜欢，老师一定要我们来看，说是经典，对我们的语言感觉会有很大提高。”

片子是那种枯燥、沉闷、节奏慢得让人受不了的探索性艺术片，看得我有些昏昏欲睡，但担心周蕾嘲笑，硬逼着自己强打精神看下去。好几次，都忍不住想逃出去。就在我有些发困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在身边长长地打了个哈欠。我转头看她。她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们突然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

“走吧。”我低声说。

她马上拿起书包，站起身来。

来到外面，我们长长地舒了口气。她嘿嘿地笑了起来，先是低声的，有些克制的笑，然后就越来越大声，到后来，简直就是放肆的大笑了。我看着她笑。那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透明的，像水一样清澈的笑。以后的生活中，我再没有听到谁这样笑过。旁边有人开始奇怪地看着她。但她没有在意，依旧笑着，直到自己弯下腰，有些喘不过气来。

“真有趣。”她说，“居然连大师级人物的片子都要遛。我算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了。”

我摇摇头说：“实在不好看嘛。何必要折磨自己呢？”

“说得有理。”她想了想，“有事吗？到活动中心坐坐？”

我想了想，点点头。

那天晚上，我们在学生活动中心的咖啡厅里坐了很长时间。我们聊电影，聊大家都感兴趣的好莱坞动作片，聊学校的课程，聊老师的趣闻轶事，聊很多东西。

她父母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父亲是生物系的教授，母亲是科研处的管理人员，有一个哥哥，比她大将近十岁，已经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学位，留在了那里。

这个晚上是我把她送回宿舍的。

回来后，我开始失眠。失眠就像深蓝的烟雾，静静地，让人不知不觉地陷在



其中。

随后我们开始约会。我们都是初恋，所以刚开始的几次约会都是在聊天，静静地看着对方，笑着，或者互相打趣。

约会了三四次，我和她第一次接吻。那天是在学校的大操场上。那时候已经是六月底，天气有些热了，夜风并不冷。我们静静地搂在一起。我抱着她，透过衣服，感觉到了她身上的热量。我搂她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她的胸部。那是柔软而可爱的一处。我有些窘迫。我说：“对不起。”她看我一眼，没有说什么，好像并没有生气的样子。我大着胆子，低下头，贴近她的嘴唇。我想，要是她反对，就算了。但她闭上眼，温柔地等待我的吻。我们笨拙地互相亲吻着。说是亲吻，并不是很准确。我们只是嘴唇和嘴唇相互摩擦着，好像两只在寒冷的冬日里互相取暖的小熊。我们甚至牙齿与牙齿也碰在了一起，就是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直到后来，我无意中碰到了她的舌头，一切才开始变得有条不紊起来。

这是我们的初吻。

我想告诉她什么，可心跳得那么的厉害，根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我摸着她的头发，她在我的脖子那里呼吸着。暖暖的热气轻轻喷在我皮肤上，好像五月里的微风。

那时候，我觉得是那么幸福，觉得心里有一阵阵的暖意涌上来，好像把整个人都要抛起来，抛到高高的云雾里。感觉整个人都在飘浮，不停地游向天空的深处。

三

有时候我在想，也许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两颗流星，本以为要结结实实地撞在一起的，但往往就那么擦肩而过了。就算后来会撞在一起，但那时流星可能已经被宇宙中的各种物质消耗消磨得只剩下豆大一点，撞在一起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了。

但我和周蕾那时候是怎么也想不到这点的。

那天晚上我和周蕾发生了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次。那是十二月底，晚上已经比较冷了。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父母都到外地出差了，让我到她家去陪陪她。我听完她说的话，有些吃惊和兴奋。这么长的时间，我一直在想象她的身体，在

幻想她的一切。我隐隐约约感到这一切都将在这个晚上到来。

到她家之后,我们没有说上两句话就紧紧抱在了一起。

我们像两棵由于争夺阳光而缠绕在一起的树,简直不知道如何分开。我拥着她朝她的小房间走去。我们倒在她的小床上。我吻她的脸,吻她的脖子,后来我开始解她的衣服。我有些笨手笨脚地把她的羊毛衫脱掉。那是一件粉红色的高领毛衣,我记得好像是ELLE的牌子,应该是她所有服装中最贵的一件,所以我很小心地把衣服放在一边,然后我把手从她的内衣下方伸进去,触摸她的乳房。这时她制止了我。

“不可以。”她说。

我停了停,然后继续我的企图。

她用几乎是哀求的语气说:“不行的,你不可以这样。”

我没有理她,继续动作下去。她还想说什么,我用嘴唇吻上去,制止了她。随后我继续在笨手笨脚的动作中解开了她的内衣。她的内衣也是淡淡的粉红色。我第一次见女性的裸体。她的身材比较纤瘦,乳房像两个紧握着的拳头。

我吻她的肩头,吻她的胸,吻她的所有一切……

010

第二天中午,我走出她的家门,阳光射得我睁不开眼睛。我眯着眼看看天空,突然很想大叫一声,但又担心别人以为我犯了神经,只能咽了口唾沫,强忍住了。

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十九岁了。从昨晚开始,十九岁的青春如此的与众不同,我突然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意识到这点,一种突如其来的惶恐包围了我。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是否真的为这一切做好了准备。

我和周蕾的关系继续发展着,我们像任何一对小恋人一样,手搂着对方,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散步,在学校的食堂合用一副碗筷。我们在上完晚自修之后,来到人少的地方接吻。我们一起看电影,一起吃冰淇淋。天气冷起来的时候,我们一起上麦当劳,躲在暖气十足的大厅里,买上两杯红茶,要了好几包糖,做作业,或者看闲书。每次多要到泡茶的糖,她总是冲我得意地吐吐舌头,低声笑起来,心满意足的样子。后来,她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又发生过几次关系。每次我们都是那么冲动和不顾一切的投入。



过完春节,天气就逐渐暖和起来了。

一天周蕾让我去找她。我们走在校园中,二月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花坛里的小草已经开始泛绿了。我甚至可以从空气里嗅到春天诱人的气息,那种甜甜的,十年女儿红般的味道。但奇怪的是,她半天没有说话,显得心事重重。我问她,也不吭声。

过了好久,她才慢慢地说:“我爸妈要我出国。”

我怔了一下。出国在我们学校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理工科的学生几乎有一半以上出国的。学校的本科生托福和GRE成绩在全国都是有名的厉害。我们班在去年就走了三四个,都是以高分获得奖学金走的,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她会出国。

“他们说帮我在国外联系好学校了,只要我考个托福成绩。我哥哥也叫我去,说待在国内没意思。”

我没有说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乱得像身旁这些小草,毛毛茸茸,让人发慌。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才问:“你呢?你怎么想?”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说我要不要出去?”

她转过头来,我把头转到一边,没有说话。她用手把我的头转过来,盯着我问:“你说呢?我要不要去?”

我看着她。她抿着嘴,把头发撩到脑后,然后用牙咬住下嘴唇,紧紧地盯着我,又问:“你说呢?”

我不知道应该对她怎么说。我想我没有权利对她说什么,或者说我说什么都没有用。我无力也无心和她的整个家庭成员意见相左。

后来我想,如果当时我没有丝毫犹豫地对她说,我不同意,是不是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发生完全不一样的结局?而我以后的生命旅程也都将完全不一样?

但当时我犹豫了一下,说:“出去吧,出去发展空间可能更大些。”说完,我呆立在那里,看着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真心想说的话。

她想了想,说:“可是,你怎么办?”

我笑了笑,“我吗?”

她没有等我回答,抢着说:“你也出去吧,我们一起出去,怎么样?凭你的成绩,考托福应该没有问题的。那面的学校我可以帮你联系,第一年的学费可以跟人家借,以后靠打工完全可以维持生活了。等读了学位出来,拿了绿卡,就好办